



830245

靜修先生文集卷二

序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簠簋前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爲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况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爲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尙矣後世以書學爲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爲一無字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卽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爲非有一毫慕外爲人



元容城劉因著



天懷堂

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顏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奸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旁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而以次習之願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秦奏秦春者爲一書非惟使爲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爲隸者知以篆爲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旁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爲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靜修文集卷二

陰符經集註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卽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卽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爲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

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天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爲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卽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

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煉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旣爲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子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行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耶趙君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

容城劉某書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爲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眇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

靜修文集卷二

四

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

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甯之徒

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

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

遺說亦其原作有據元文類改正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

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

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

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

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

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

乃所以齊之也圖周元文類無周字者皋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

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而合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考然自漢而下

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

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

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

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

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子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

所自出也鈞腳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溼而其病則

經之所謂水清溼而溼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

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所謂
飲發於中跣瘡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溼居下者也我知
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爲我分經
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
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
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
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爲戰國書矣然自甲乙
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疑當作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
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
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

靜修文集卷二

六

之者今先生之爲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
彼焉爾苟爲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
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爲愈也羅亦以爲然子
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
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遊而歷覽之使
人恆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裂一
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迹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
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

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有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爲爲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爲刀筆吏鄉先生道之令學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爲與其所欲有爲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而爲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

靜修文集卷二

七

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旣而復與之盟曰今公與予固樂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概者以醺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旣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眾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立事功苟

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子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將爲州於潁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子有以告之子無以告子也子行矣子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子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良佐序

靜修文集卷一

八

子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尙憂之後二年子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子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爲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

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子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徘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枻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有以相兼也若止

靜修文集卷二

九

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爲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怫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予曰人者之爲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卽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耶其不苟也耶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

是說年月日汎翁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
貢雕玉杖公旣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
首公分爲三卷命某爲序某曰夫古人自授田百畝舍哺
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
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賜也自
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
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勤也上
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是以是而賜

靜修文集卷二

十

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
則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
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
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
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
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錫宴則服之及退則襲而藏之惟
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
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已略言之若夫聖上以如天之仁推
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枝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
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

所當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
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其闕
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其狀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
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尙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
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
集爲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
而序之子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
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

靜修文集卷二

三

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
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
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
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
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
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
其起居時其寒温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
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
序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爲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况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尤爲可貴也今翁旣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鄉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清苑田景延寫真詩序

靜修文集卷二

三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啗然此又可爲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孚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爲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恆若有

闕焉者遂謀於子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爲旣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旣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敘其爲女真人其祖石倫爲金大將爲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

靜修文集卷二

三

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爲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爲問乎今先爲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爲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巖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養

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
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
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懌亦然嗚呼以生之明敏而未
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爲學初不爲不
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
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
其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
己者乎卽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
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敘生之
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爲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
之義焉明年正月旣望容城劉某序

靜修文集卷二

十四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爲
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
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
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
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
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
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
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

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爲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爲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儵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真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爲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子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敘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爲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敘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旣望容城劉某序

記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縣縣屬屬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

鳶飛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暴天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互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於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巳至於不宣化而巳至於無所化故人伸天化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

靜修文集卷二

六

我合我於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戡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員主治有聲嘗於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子

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俸祿於此待日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至元庚午十二月朔易川劉駟謹記

歸雲庵記

易有鄉曰淩雲鄉有道庵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也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磴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

靜修文集卷二

七

施子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爲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子遊西山過其鄉而徘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煙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子請紀石以旌其事子問用他所行曰嘗收癘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瘍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

被徵車賜真人及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時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爲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爲步虛之變焉惟靈居今大無鄰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尙不稱老况軋之尊兮有嚴其昊孰守虛柔兮恆處予道眷茲人兮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城雲遙遙兮踟躕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何氏二鶴記

何氏所蓄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蓄者多不卵

靜修文集卷二

十一

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予夫人天地之心也心故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爲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沈於吾氣之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故貓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

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子之爲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爲善畏人者子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羣蜂近人凡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不暴於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攫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饜餐古器記

或者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爲之攷定其爲古器無疑而謂其象則饜餐也或者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子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

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固有可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與之對談或汎

靜修文集卷二

三

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徘徊撫卷而忘倦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無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

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爲修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爲者魏晉以來雖或爲之然而如閭立本者已知所自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

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處已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子特以當時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輩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則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氣爲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雜詩雖清雅亦柔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爲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况可以爲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

靜修文集卷二

三

可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概而未暇姑書此於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在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於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

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
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官原作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

質焉子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
習之無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

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
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
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
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
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
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
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靜修文集卷二

三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
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
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
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元文類不可窮也彼老氏則
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
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
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衰將以勝也慈將

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敵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慮子爲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闔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裨焉而不與

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豐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迹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疏而不得疏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

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

其所居之室旣以甯失於有所不爲戒在於無妄之往自

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不爲老氏

原作不老爲據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爲者也夫

有所不爲者弊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

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

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被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原本

無如字據元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

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

靜修文集卷二

元丙子八月旣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

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

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有原作所係於此者歐

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

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

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

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

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

不能恣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

靜修文集卷二

三

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郟城先生題以善慶且爲之記允中別築亭爲遊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爲種德求予記之子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脈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派而上之也而我爲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

而下之也而我爲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子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爲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冤獄爲事使河南時奏罷鎮南郎將爲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爲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爲者然未足以知允中也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

靜修文集卷二

三

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爲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覆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贊大經鶴二蓄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子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子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遊心閑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

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子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子乃顧鶴而嘆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况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爲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

靜修文集卷二

三

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伫立玩此數者於縞衣元裳之外甯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不而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禮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爲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子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尙書張夢符題爲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年耳已微

而爲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益予聞之
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
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
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
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爲之不已者氣機使
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
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
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遊之樂乎天地之
間凡人力之所爲皆氣機之所使旣成而毀毀而復新亦
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旣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

靜修文集卷二

三

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靜修先生文集卷三

元容城劉因著

書後題跋

書饗養圖後

饗養之生於唐虞猶水物之生於陸也雖欲饗養烏得而饗養然其所以爲饗養則陽中之陰所不能絕雖欲不饗養烏得而不饗養以烏得而不饗養者與烏得而饗養者遇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爲饗爲養而得以饗養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涓者滴而和者戾矣關雎麟趾之意思而河圖鳳鳥之嘆興饗兮養兮此其時也孰從而見其饗

靜修文集卷三

也孰從而見其養也而又孰得而饗養之也此饗養之所以列於器也夫饗養之所以列於器也其所以著夫惡則禹金以魍魎鑄楚史以禱机名也其所以示夫戒則尊彝之取象盤盂之有文也呂氏春秋謂以象形飾者周制也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器也非周制也是則不可得而知也世且不可得而知又烏得而知其用也金臺田景延得古饗養拱泉而垂腹贏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爲之考定其爲古器之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其友郝伯常欲爲道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

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減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減爲喪志皆非知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斯器也固有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饜養以此而見在物之饜養我將自此而得以饜養之也至元丁丑正月丙寅容城劉某書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真蹟後

季明與盧逃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傳言

靜修文集卷三

二

者不應居逃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節發而史爲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敘距師古爲四世與忠節爲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爲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敘亦如撰歐陽瓘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爲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辨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辨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考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爲正者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書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魏

靜修文集卷三

三

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眾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岳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卽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圍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袞冕而王之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烏乎在於是而求岳之神原作人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卽其地而

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爲士而席則大夫祭爲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匍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未極其精而苟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爲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說蓋爲一髭髮之語相爲發明其亦精矣滹南王氏妄爲辨論以譏之彼亦

靜修文集卷三

四

烏知所說之所謂哉田景延嘗爲先人作大小二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禩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亦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啗然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旣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於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

三月望日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八而顏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公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己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

靜修文集卷三

五

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尙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爲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於邵子之言也然彼爲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靜修文集卷三

六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

灑然於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亦字不可不知也

論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遼誥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寶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銀工題叟生平鍛模本後

銀工叟生平鍛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巧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

靜修文集卷三

汗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考其世尙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益原作抑以文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書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原作日據元文類改正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

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互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

靜修文集卷三

八

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某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疴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

原作綱紀據原文類改正之僕恐一旦身先

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閔曲爲保全某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

靜修文集卷三

九

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某再拜

與王經略

八月廿八日劉某再拜以平生知己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款段下澤奉候起居巾私第從容觴詠爲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縣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腳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續當親往未聞秋嚴維順時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略恩公執事

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丈捐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奔慰無由臨書悵然裁抑是望七月十三日某再拜安之大孝苦次

又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安之吾友劉碑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安望就爲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再刪潤也鄉所命寫謬作但諸藁多塗抹學生輩不能盡辨今姑錄此後當續盡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卻望付下時一覽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見謬作冊子中所謂河圖辨者

靜修文集卷三

十

初未嘗示人學生輩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聞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馳想孰從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近題孫仲誠山水詩卷中有一詩及諸公可取者發一笑也參蔴少致野人意希領之會伯起純甫致懇閏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

又與趙安之書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其詳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見其所授宣中詞如此西塘見宋編年雜書衛村見五代史當作此衛字息盜一節近

見諸史循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亦得書故復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可否也縣官猶學官云卽官舍也見前漢詩後二公字係是二章不係重韻役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共張二字前碑卻付下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略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人謹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實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某又拜

與郭子東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賓不可以勝主先夫人銘

辭修文集卷三

十一

中書先太守事蹟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前無表墓之例但有誌爾必一樹之墓表一埋之墓道於情文始備希知之某再拜子東奉議大孝苦次

請趙教授就師席

總管府廉孚等謹致書於教授安之先生足下近聞病體就平學者莫不相慶比講堂落成有府學生尙克温等修館舍備束脩以請伏望早就師席以副國家崇學育才之意正月初八日孚等再拜

書示瘍醫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卽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整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蔥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峒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卽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旣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眾技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爲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故云

答田尙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

嚙先墓尙賴相去甚近時得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
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
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
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卧疾十月間已一往省視臨
別垂泣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
者云利不利於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爲懷欲遂俱往視
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
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
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卽往誠不敢虛譌以要人之再
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

靜修文集卷三

三

答何尙書

某再拜復辱書

原作疏

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

土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某平
生嘗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
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
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
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
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

答張推官

某頓首啟自獲與仲實交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事

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月間
彥通來聞秩滿家居而僕方私計或以事至府則庶得一
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辱矣且許以北
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慰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
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欺執事也比當面敘姑此馳謝
八月廿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答王判官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慕
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遊南北而僕復閉門癡坐蹤
迹蹉跌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之中竟

評修文集卷三

十四

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中交道
日狹故人日疏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願交而未得者日往
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領四月間見寄詩
其賦敘平實而興寄高遠辭旨精嚴而風格古雅其平日
磊磊自負與夫期待之厚又概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
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進於前矣特恨浮沈
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
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廿七日某再拜復

答口勸農

某頓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知勇退之

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喻舉可爲縣學師者一人見保
府及旁郡諸友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經擢用某在
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某字某者
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其學行頗可爲小學師其累稍輕
或可暫去鄉邑然逼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
甫者實不可多得也蓋如斯人每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
老病不任教讀也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
事纏綿不能遠去爲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爲得也恆
之習之迴謹此奉報不能旣二月十一日

如深澤李德常南宮康和之皆可但不知其人肯應之

靜修文集卷三

十五

否

答仲誠問干支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陰氣尙強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將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萬物則病
然而成

丁陽強不爲主其勢適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戍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爲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爲成熟
壬陽受始而陰壬之
癸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贖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強贖寅於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三月陽氣震動

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

靜修文集卷三

三

午悟也五月陰午逆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菱也十月微陽起

右支

答醫者羅謙父

八月二日駟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人來領書及見
賜諸醫書前後受賜稠疊矣僕自六月七日中山會葬妻

父七月五日迴目疾暴發至今昏花所謂醫經辨惑纔檢
校二三簡而已昨日定興奔舅氏喪迴而知專人來且以
繕寫脾胃論見命則愈增稽緩之媿也然目疾纔愈尙不
敢久視且一二日間欲於門側建一草亭又不免監督之
役恐久曠日期而虛來人之傭直也今日早飯竟故遣歸
其二書約兩月可畢至期使之來取可也仲實近出來卽
送書去比良晤惟以任重自愛不宜克溫無異此駟再拜
太醫先生侍下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靜修文集卷三

七

道人游於內形骸無廢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參

患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爲野所以耆艾而信可以師

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惜士安之苦節天

留鑿齒之半軀某蚤失師傳今勞王事每慚將逼於晚景

但欲長聞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蓋公固不敢當禮賢之僭

載酒肴而過揚子或能伸問字之勤廚傳已修薰沐而待

請趙提學疏

丁亥正月

桑梓懷歸遂老者之志蓬茅增價賴賢者之光惠然肯來
實爲全美伏惟提學先生詩文律口而成舉動聽天之命
置之中座居然宿儒某等久爾鄰居歆乎雅望使先生春

秋浮湛鄉社亦何慚東道主人之招令我輩朝夕出入里門庶能免西家愚夫之誚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爲州郡立師久著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頒臺憲之條章遂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教授先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某等幸居是郡得與諸生敬備束修願行見先生之禮特新講肄望不虛鄉國之勤

靈陽觀鳩糧疏

奉爲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力

靜修文集卷三

六

田固清修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年失望驩虞里巷其歌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廚實望仁人之移粟

靜修先生文集卷三終

主人之許合并輩障之出入里

靜修先生文集卷四

元容城劉因著

記事

敘節婦賈韓氏事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真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爲潞州帥後歸國移鎮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恆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當天下草昧非強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况當衰謝罪累之餘其強陵豪奪孰能復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禮適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年廿七增順死

靜修文集卷四

一

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某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已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强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纓復移天於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爲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爲生童穉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卽斥去脂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力自任每夕以麻二束自課剝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事舅姑接夫子御妾媵待親戚則又鄉閭以爲模範者其壻郭廣屢爲余言之始爲敘其大略庶有如安定胡翼之者聞將著之賢惠錄云

武遂楊翁遺事

翁與子外家通譜牒一世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子輒自喜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惡盈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子曰予視世俗惟子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爲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略能道子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爲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及予戒其諸孫令從予學而已翁嘗嘗與子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於人視所嘗往來當早至中途遇人奪騎補驛傳乃遠避之乃反迂於所常往來者爾後思之事莫不然遂

靜修文集卷四

二

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以南子謂其人不免後果如子言蓋治行時予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抄騎身已十餘創卽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爲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免子冒入匠中如子者亦甚眾或欲精擇事能否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鋸卽匠也拔人於生擠人於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次必一一及之子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卽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

嗚呼親舊日益盡予日益孤感念知已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且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於吟風亭

碑銘誌表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今天子卽位草昧一革古制寢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爲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眾始立之故首以公爲監察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

靜修文集卷四

三

北遼東道副使旣而有今命焉子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者而尙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爲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浴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考其迹矣而先公則資沈鷲豪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功名值金貞祐之變卽欲應募爲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謀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

見金主於真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國朝所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於俘虜鳳翔之役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脫眾人死實不愛一身况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耶遂盡匿己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旣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速不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卿王仲賢王祿楊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者皆力爲營球之賴以全

靜修文集卷四

四

活者甚眾此皆見之太常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爲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二子威平平早世威卽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伸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爲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蹶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孰所愛重諸

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爲表給衣廩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於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爲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撒振等諸孫謙諧誼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撒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子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

靜修文集卷四

五

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爲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而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尙未旣而拱有才氣謙旣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宮而諧亦穎悟予他日又可以考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又正書經共公率其子拱撒振等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其屈者謂天道之或愆今睚其華賁及邱原亦有嗟者謂賦與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一循一環不輕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元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裂瀚海雲翻有物蕩盡再

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揅其然孰其庇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鶩孰其誘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劉雲郁乎相輝一人聞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驄馬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冰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尙書右丞史

靜修文集卷四

六

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府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爲真千戶明年以攻下鬱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爲萬戶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

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
移鎮巖州國朝兵制尙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
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
間置總把千萬之間置總管以爲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
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爲美官
而至佩虎符爲萬戶則又爲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
家上塚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敘先世名迹如古
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
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姿幹奇偉氣略
過人當金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

靜修文集卷四

七

仙者據真定皆爲金守易定之間大爲所擾而蔡國張公
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爲
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爲祁陽府今左副元帥賈公輔行
帥府祁陽以府君爲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
縣府君將兵往球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
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球之時天大雪深
三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爲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
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
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
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

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戶戍亳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
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
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
別有圖列碑陰銘曰

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奠淮夷厥分裂耶孰徵
藩籬白鴈一舉橫絕天池彼瘴海兮藏鯨鯢巨鼉如城兮
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貔奮髯
一呼黎山爲摧強黎是讐罷民之依彼祥雲瑞日固爲可
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挽強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瓊
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

靜修文集卷四

八

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圍蓋三世
受封而後出益奇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於祁黃蕉丹
荔當一酌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子
曰此皆臣攻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爲國家盡力命
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
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今致仕後衛總管清
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趨過人雖自効以宦家子從
軍爲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子故聞其勳爵

行事也習王戍憲宗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卻

敵攻諸柵先登至重慶

原作崇慶按巴州以上重慶係沿江要地崇慶在成都西與地形不

合卒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

武至吉河三年李壇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眾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爲衛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至鄂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卻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真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

薛修文集卷四

九

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略定蘇秀二州此其功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子清牒爲百戶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爲千戶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爲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爲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爲千戶凡六被璽書再授符節憲宗南征時詔賞白金一錠北征時今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時親王爲大將者賞白金半錠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錠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誤爲賊所汙者數十人死拜衛率讓其同列先已最後

補此其行事公知子習聞是謂子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刊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爲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眾共殺丙以復所事讐其眾遂推爲長後大帥山赤丹略地燕南乃以眾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眾爲權府如古留後天下旣定乃浮沈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爲銘予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己蓋史家變例故公勳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靜修文集卷四

十

吁其好還臥榻不容白鴈載飛千彬益雄有翼而從咸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酌以告其先日疇昔生男不愧矢蓬留後復讐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樂幽崇龜螭而豐銘以賁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尙書王公神道碑銘

山未代朝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溫娶周氏生永福多才有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爲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旣定遂列名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爲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

良家子入侍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宮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宮官屬爲家丞蓋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爲貳又別置儲用司掌貨幣出內以公廉悉特令兼之前後所蒞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復上言既不事事而祿食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廿六年皇孫出鎮懷孟

靜修文集卷四

十一

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宮舊臣老成鍊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天子目之良久以爲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廿八年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羣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歎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旣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

直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資孝友爲人誠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養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爲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鵠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學士劉遜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 是爲臣則 偉公得依 確乎不移 初仕東朝 日勤

靜修文集卷四

十一

汝嘉允惟帝卿來視子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曰予孫往藩於懷疇咨家老作傳惟諧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嗚呼忠哉茲惟公墟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爲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爲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眾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

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金符爲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衝隘別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爲羣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羣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末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如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豫爲符券爲官使收養

靜修文集卷四

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筵齋廡庖廚惟備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

隆嗣後三十三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蕡持公行狀及
莊靜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蕡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
先公子按傳記初澤俗淳樸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
程先生爲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
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經
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恆號稱多
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
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敦勸修舉使前賢數百
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
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勤儉有禮公旣一意

靜修文集卷四

十四

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
氏亦皆賢淑子男四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
知葭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
王府紹相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
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
月而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一
王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
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爲後民爲幸
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公焉取斯

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皤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迹其嬉遊泮水優柔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旣安旣甯宜爾多賴不遠公阡大刻銘詩於戲澤人勿替爾思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爲清苑尹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致不少懈有御錯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之公至爲條件利病疏畫

靜修文集卷四

五

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爲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卽壞亂其處已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爲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旣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畚鍤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爲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

西塘水利溉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禮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爲斷理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禮仍聞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衝每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媒孽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堠溝壑時伏盜其間公爲墮其高堙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鹽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廨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起廨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甯得臯於上不敢

靜修文集卷四

十六

得臯於下必爲爭辨得其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子紀公遺愛子亦樂以循吏爲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謠公者而爲之詩庶其傳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爲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爲農勸歌之邑足以爲吏勸歌之道路聞之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旣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

恩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沈滯之私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嚙水孰恤我饑惟耶律公出言若隄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琴今皆畫旂聞公車者更戒勿嬉旂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子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邱隅公行視之荷鍤與俱

靜修文集卷四

七

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食於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羸癯公堂燕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武強尉孫君墓誌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繼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幸四若等可念之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饑路隅甚至髡鉗黥灼於臧獲之間者皆

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
侵陵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
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二也平居非強宗世亂受陵暴
自其分爾而吾乃爲鄉人所推遂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
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
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祔葬范原之先塋後
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
君諱善真定武強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稽粟嘗遇歲凶貸
饑者不責償癸酉我師略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
降得賜官修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朔金亡始罷諸

靜修文集卷四

六

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
氏子男四人長卽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
戶繼忠本縣諸軍奧魯兵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
爲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甯女四人皆適令
族孫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戶
餘尙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葦祇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
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

紛如仆僵君身堂堂蕩焉崩離君閭熙熙吾幸所資一柵
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及

涼風至止繪穢不儲哀哀履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孰不
敢獻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新安王生墓誌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
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
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
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甯事有過
厚薄俗可警吾當作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靜修文集卷四

九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強
焉弱陵眾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
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
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
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
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
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
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原作復
復除也此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
按漢書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

當時開壁原作辟據元文類改正於易山諸砦原作巖據元文類改正者君其

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仲禮元文類作彦禮易之作州定興人

會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倚

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

復以女妻焉丁未受束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

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

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

以是月廿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卽

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

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

靜修文集卷四

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滔滔天沃之焦山

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斲天

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

取賞於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於千萬世公共之

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峩峩昔誰壁門

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壻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

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爲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宏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脩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旣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持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冠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盡憂至三刲股肉以進癰潰則親爲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於河內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葬非古也婦人統於夫若特銘則尤爲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爲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觀法於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壺彝於赫公族莫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惇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毋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特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甯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靜修文集卷四

三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眾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原作去據元文類改正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原作相爲據元文類刪爲字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

靜修文集卷四

三

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己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考其

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闔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眾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

靜修文集卷四

三

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尙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

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貌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邱匪邱者存有圓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遊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古籍焉遂爲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卽斷家

靜修文集卷四

書

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子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厯厯如數目前君旣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爲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邢洛者卽舉君授符而總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娶景州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爲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

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遊皆當
世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
後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
厭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
婚宦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
再加純一真人深爲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十五年
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
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棄
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宮觀之秩
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

靜修文集卷四

三

以慰吾親惟有旌紀邱壟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
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辭嗚呼吾純一託迹元
虛旣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
是益信東瀛爲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
固如是迺爲敘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萬
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幹兮如幹而枝前旣有承兮後當
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
以人兮乃天之爲稽伯陽之所崇兮曰生與慈彼縣縣其
不輟兮由段干而膠西物與道以爲體兮今舍此其孰依

惟純一之超詣兮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無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號質行家君始力學爲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成鎮定間開府屈君爲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虜獲爲常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千戶爲屯以食汴梁旣破衣冠內從者大爲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旣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

靜修文集卷四

三

君旣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尙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爲琴數弄讀易一編卽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爲關洛州郡恆得以佳山水悅親籃輿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咏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內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爲浮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物理有代謝是旣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毀券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

無疾而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耐子男二長元
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
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
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
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爲兩浙都轉運
使爲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磐皆作詩以美
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
因及拜君牀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
曰

靜修文集卷四

三

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甯開靈臺爲樂
國也早勤耄歌時所職也彼蜚冲天伸此屈也有繁孫枝
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因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 并敘

余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
之庶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
楊先生嘗問子動靜於我又曰嘗問子言貌於我
或又曰先生謂予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
虛歲至有素疾子如仇讐而擠毀百至一及先生
之門則必幡然親愛予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

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
子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於子者或以先人故思
欲一見以報其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元丙子
其子遇始與予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遇
謂子曰先人愛子者子爲辭以哀先人莫子宜子
固幸其得以遂予哀故不辭先生諱時煦字春卿
仙翁雍伯之後嘗爲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
不爲崖岸性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
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
室環種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爲圖其象爲野服蕭
靜修文集卷四

三

然先生顧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適先生之病革也
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媿於世言竟怡然而
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獨以好客稱
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爲史院編修官孫肯堂亦好
學其詞曰
嗟漓澆兮孰可消賦敦龐兮公其人揚爾波兮一我存矯
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氤氳彼巖
巖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爾身彼悠悠兮逐世紛孰有涓
兮不涇渾庸可常兮德有鄰微先生兮吾誰與親

白雲辭 二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眾星皎皎兮水
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無
方蕭子中立兮四無旁予母歸來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
東生兮忽西沈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
心儼萬里兮指所歆曠同游兮啟雲襟予母歸來兮山幽
水深

靜修文集卷四

无

水滸

心瀾萬里兮誰視精離同軌兮遠雲襟予母歸來兮山幽
東生兮忽西沈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
東生兮忽西沈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
東生兮忽西沈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

靜修先生文集卷四終

靜修先生文集卷五

元容城劉因著

祭弔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啟聖心程朱
將命堙晦浚闢聾聰昏元文類作替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

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為瞻仰有惻此

心某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脛屈未立已原作以據元文類改正頽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慄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

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

靜修文集卷五

一

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
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啟迪實有臨之

弔荆軻文 井序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肩於

易水之上草枯木原作水落寒風颯起登高四顧慄

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

之歌乎荆軻與太子瀝泣共訣拔血相視原作刎血相親

據江淹別賦改正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

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

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滅燕原本脫燕字國奇謀

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軻平吾想夫子
之憤惋千載不散遊魂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
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弔焉其辭

曰

稷文祚絕兮天驕強嬴六王猖狂兮係首咸京席卷天下
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求死兮膏鑊之餘腥脫身於
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爲哉此時何時兮不匿
影而逃形慙一時之豢養兮遺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
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
而傷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

靜修文集卷五

二

兮豈燕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罷兮素
羅未游子亦何人兮敢與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良謀招
賢養士兮信義是求胡爲喉歇驕搏於菟兮不顧吞噬之
憂召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燕士之奇節兮吾爲子
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兮寫
我心之悠悠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
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
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於天非神之所得而

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
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於天而
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於天
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
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
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
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
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
夫致禱於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
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

靜修文集卷五

三

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闔陰陽
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
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
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
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
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
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
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辛卯八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哀哉
庚寅四月

祭楊待制文

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况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濱期與莫當懷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斃斃在艱拜書於公義動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道日窮交道日疎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

靜修文集卷五

四

漬絲矯首東望奈此臞然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彥才文

故參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弗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公爲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文恩禮未酬音容窈窕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
甲申十一月

銘贊

王孝女旌門銘

井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

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

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元本句上元文類有孰道州之陽稱卓行何元文類作

史名卓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元文類

行何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井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

友人涿郡盧處道為請銘銘曰

孰賦遠遊泰初為鄰孰廣絕交麋鹿為羣彼其薄世棲心

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乃今翻然

靜修文集卷五

五

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况其真寬裕

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凜乎風霜巍乎明堂

彼實有之予靈敢忘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種與俱生於赫炎皇繼天

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真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為學者所師

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甯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

退翁而誰

廉泉真贊 并序

中統初廉泉公年甫三十以門地才望爲天子宰相未幾以病去而天下之人日夕相與語曰幸廉公病少愈當復相天子以福我而公之志則亦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如是者凡十餘年而公竟不起以終以人觀之公爲不幸抑不知天之愛公俾盛名全當世其所得已多矣公雅愛予而未之識也近獲拜公像於其子孚遂爲之贊以報其知公本高車部人因官命氏爲廉公舊嘗鎮秦中既去而秦人思之呼其濯纓之水曰廉泉後以爲號云

靜修文集卷五

六

北庭而西風氣所同雲龍所會如漢沛豐公惟世臣金人命氏天畀以文用瑞斯世胡其畀之不盡施之茲實嗇公使全歸之我思廉泉路遠莫致龐眉者誰不動聲氣觀公之像湖海之豪求公之心惟悴離騷彼齊魯儒輕自高大何不旁求九州之外

田先生真贊

貌澤而腴氣秀而疎善畫如閭立本而不以藝自恥識字如揚子雲而不以諸生自居人類萬殊觀物有書所謂三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歟

可庵道士真贊

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遊不滄浪不廟堂超然無何鄉
冠其髮繩其鬚温然山澤癯水其心雲其身飄然葛天民
俗而無塵野而有文九十康強人間幾人吾謂可庵之真
乃神仙之神也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鬚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已衰顏胡爲
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
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原作分據元
文類改正幾禍一身固可
爲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甯不優耶

郭安道真贊

靜修文集卷五

七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臧否而風
鑿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
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
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以侷儻起家爲幽井
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遊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者
在骨之奇果決通達也如髯之虬有欲驗夫襟懷志趣之
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茲焉而求之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其孤所以當眾人之望者如其
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賦

橫翠樓賦

并序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
峰望之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耶山也
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
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雞水也水之上又多樓
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閭閻騁懷遊目足
以極登臨之勝槩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

靜修文集卷五

八

長袖解劔指麴醞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
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
觴於斯詠於斯

原作此

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

紆拂鬱而坐致乎几桮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
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
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嗟峨嶻嶭刻削峰巒混
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絕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
之者與秋色而相高也雲開日出雨霽虹銷巖巒
霏靄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
之爽氣也霜露旣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鶩

飛微螺髻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下壁
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
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煙容雨態如萬物供四時
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
靈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
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
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
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句
人之殘唾亦爲之賦而贅之於後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橫翠之樓覽斯宇之所

靜修文集卷五

九

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別冀
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雞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宏觀接易水
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巒失色岳壑潛形或
風雨驟至泊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
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倏然失視悚然忘形但
惻於僚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秋容
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快千里之雄風使人
湍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崑崙有可挾日月而薄
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傲橫空之素靄揖列壑之
青嵐訪攢峰原作之翠黛窮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

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胸次之磊砢

原作瑰珂豁中

襟之薜芥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幌闢巖屨收霧障列雲屏供詩情於晚翠貢圖畫於新晴於時吾與子詠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後囂囂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苦寒賦

嚴氣積元律窮北斗知春迴指於東惟功成而不去孰項

靜修文集卷五

十

冥之可容乃鬱彼孽暴激彼威鋒凝愁雲而蔽日怒寒風而攪空奪陽春之生氣使天地闐然寂然如未判之鴻濛於時燭龍絕光熒惑失次陽烏斷足火鳥縮翅畢方高飛而遠翔癡牛毛寒而縮蝟炎帝爲之收威祝融爲之屏氣羲和倚日以潛身盤古開天而失視天吳死於朝陽之谷倏忽滅於海南之地若乃焦溪涸熱海澄沸潭止溫泉冰火井凍陽谷凝炎洲地冽裸囊毛繒熒臺煙滅瘴水生蓬而我生於此時奚凜冽之可勝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霜鋒寶劍鐵襯單衣積雪沒脛悲風激懷夜渡劒河曉上輪臺陰山雪漫瀚海冰厚當此苦寒十死者九又若寒門

人客貧閭故居不爨無衣無襦鼻酸氣失墮指冽膚
火如紅金薪如桂枝兒號妻哭痛盡傷悲抱膝而苦竟死
何裨噫嘻嗚呼天歟地歟神歟彼項冥之不去我生死其
何辜嗚呼噫嘻蓋嘗聞之無寒不溫無貞不元時之革化
由是而門吁炎吹冷元氣所存貞極不元寒極不溫乖序
錯命罪半東君於是易川牛馬走地上蟻蝨臣再拜東方
發狂語脣凍舌澀難具陳告我東君胡甚不仁嗟生類而
欲盡君奚爲而不春匪我語汝其孰汝親匪君顧我孰活
我人我藉汝力汝假我神挽天地之和氣黜項冥於元根
汲東海之泥以接地軸鍊泰山之石以補天輪以廣厦萬
間庇吾民之凍骨以布裘千丈弔四海之冰魂使颼颼赤
子鼓舞於春風熙熙然樂其天真胡爲弛綱維而退避獨
廉讓而謙尊我徒問汝汝且不言於是乎乃歸槿其尸而
葺其楹襲其被而重其衣不尤乎神不怨乎天束手容足
以順乎時之自然

渡江賦

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會獵
於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計地勢審
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劍客聞而過之曰今茲大
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其爲我言其勢處士

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運天關握雄圖祭雪壇神
人赫爾折箭以首之遂超大河橫入荒跨北岳漂九陽南
極破而朔風烈長星滅而北辰張繼繼承承臣僕萬方其
威益振其武益揚卵壓中原勢開混茫蠢爾蠻荆何癡而
狂自取征伐孰容爾強今乃提天綱頓地統竭冀北之馬
會天下之兵銜枚疾走攝號而南行然後駢部曲列校隊
愬元戎誓將帥橫堅陣於高岡招勝風於大旆鼓角鳴於
地中旌麾拂於天外驍騎輕車旬隱旬殪原作旬殪隱旬
與上下韻不叶
據枚乘七
發改定元幕綠微飛揚掩藹鳧麗長蛇撼搖覆載長鉞
雪點流矢雨飛霜矛電激神劒飄馳精甲雲屯白日爭輝

靜修文集卷五

七

扇燎原之猛勢奮蓋世之雄威嗚呼噫嘻吾想夫陰山虎
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傲霜雪嬉於戰鬪業在征伐咆
哮而羆兕怒感激而風雲變頽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而
崩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使彼淮方之矮馬
蠻溪之豪族延目望之固足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
敢敵退不敢竄我乃擊奔霆而倏昇怒長風而迅征一叱
而建瓴折箠再鼓而瓦解土崩於是環壘剗塹麾城下邑
灌以流潦礮以巨石前喉後背左排右掖一日之間一方
之地開拓千里遂乃進楚泗拔江都擊丹陽取南徐浙西
之津破矣擁廬壽跨烏江濟蕪海攻建康淮南之戍潰矣

平舒剪斷順流而下徑入潯陽江東之渡得矣掠荊州掩

黃岡下江陵困武昌湖北京西之虞通矣於時六師奮楫

萬馬吞舟駕黃龍之雲颿御五牙之蜺

原作蜺據馬融廣成頌改正

斷橫江之鐵鎖焚柵岸之河樓其勢也人人清河公一一

韓擒虎小王濬之樓船凌伏波之銅柱朝發舳艫夕會南

隅囊括百越杯觀五湖靈旗所指席卷長驅哀哉宋君可

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土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

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

何其痛哉客聞之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

知大國有征伐之力小國有禦敵之勢而我長江所以限

靜修文集卷五

三

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

里烽櫓旗亭其形勝也臨谷爲塞因山爲障振扼喉衿天

設巨防蒼龍元武之制白狗黃牛之狀鐵瓮銅梁之固劔

門石關之壯峭峽東之狼尾聳荆門之虎牙持夔州之百

牢揭瞿塘之兩崖烏道盤空戟牙刺天馬不得列車不能

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棧雲梯石

之役我主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功不補患矣內則灘

流迅急波濤洶涌狂瀾逆走絕壁障壅其所鼓盪則盤渦

谷轉

原作角

凌濤

原作潯陵

山頽

語見郭璞江賦

墮雲遁雨怒風轟雷

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吞淮飲海

滔天而來中有舟艦被江旌甲燭日金翅青龍風烏水鷁
連橋萬里牽輅千尺篙原作檣工舟師選自閩禺靡颼風詭
靈胥撫馮夷策天吳察象馬之神機責千里於須臾東守
偃城之塢西屯采石之戍一舸據津萬夫莫渡孫權割險
而自霸曹丕望洋而迴取加以春水方生漲氣連天翫
鬱薰蒸跼墮飛鳶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
我長江乎又若船襄漢之粟漕江淮之資發武庫之兵剽
犀象之皮鏤銅牙於龍川伐竹箭於會稽使巴渝趨捷善
鬪之夫服而用之亦足以抗衡中原隔障蠻夷退以堅守
而進以力持也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

靜修文集卷五

十四

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
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處
士曰表裏山河備敗而已堅甲利兵應敵而已以勢禦勢
固未知其孰利曾不知應之以大機昭之以大義而有不
可禦者我請爲子籌之我直而壯彼曲而老我有名而眾
彼無義而小一也彼江塞之地盤互萬里分兵以守之則
力懸而勢屈聚兵以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持衣帶
之水據手掌之隅將情原作墮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
心愈疎三也彼荆鄂之民舊經剪伐久痛瘡痍見旃裘而
膽落夢毳窟而魂飛今聞大舉重被芟夷人心搖落士卒

崩離四也彼留我奉使讐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
虎視長江亦有年矣今天將啟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
使將歸應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孰謂宋之不可圖耶客
於是怙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對矣

靜修文集卷五

五

伏長劫然夫厥謂斷斷口封心竊不昧復以禮矣
莫嘗飄飄天耶人有孤無輝正少應請宋之不可圖耶客
氣屬長耳亦有年矣今天將啟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
靜修先生文集卷五終書每大洪更天可英

